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譎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變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十北曲亦失傳矣

書劄甲劄

書簡謂之劄釋名劄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鈎乍闕盪櫛行披是也又甲亦曰劄養由基射穿七劄杜預射不穿劄王幼學云劄甲劄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劄甲劄雖

用皆似櫛齒相比故以為况耳

空有四音

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沙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眡其鑲空舜紀穿為匿空旁出莊子壘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式遏蠻陬大宛傳曰張騫鑿空皆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屢空楊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無影皆音去聲入聲音窟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即窟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室即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來作于湖曲以正之

硯

硯韻會以為硯字非也元次山文惟石臨淵硯硯石顛自注硯綺競切音義近瑩非硯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誰同與高帝紀誰

讓與之譙同何與呵同譙讓之也何呵斥之也何官如今之盤詰守關者

跗專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為專專華蒂也通作敷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蒲枝字又作萼莊子折揚皇萼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夫與華為韻可證也

晁公武讀書志多誤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里多誤如云李太白為山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棊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創之為山東也太

白之生則在蜀本其胄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又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為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為一人乎其踈畧如此

先其祿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祿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祿古筭字近俗本改祿作筭而俗士不知筭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筭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祿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筭其命也他如斟若畫一通鑑改斟作較不知斟勘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

帳作帷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為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舊史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犍繼受命此其應也

文選嘈噴字

文選陸機文賦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噴而妖冶注引埤蒼曰嘈呷聲兒噴與噴及嘯同才曷切今本呷誤作呷嘯作嘯余得古本始正其誤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温見于宣和書譜吾子行乃云陽冰即李潮之字亦猶是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之

鄭玄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

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羊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為證鄭氏之誤正坐以宗為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其害事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靈恩因鄭氏之說遂傳會之曰文王稱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爾嗚呼信如其說昭穆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太白遊歷出處

余嘗在杜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略不著見因刊定李詩遂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槩今書于此○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于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為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

此見晏公類要

又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歲李白讀書山益可證杜注之誤少以才名為採訪使蘇許公所知疏薦于朝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徵召並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仙呼之未久還蜀見鄉人司馬相如誇楚七澤遂下荆門娶于

許氏因父寓巴陵洞庭之間故其詩有云郢門一爲別巴月三
成弦可證也再入長安客遊山東其詩有云顧余不及仕學劍
來山東是也在山東與元丹丘輩營石門幽居携家與居焉其
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
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遊江南池州
會稽而留家于魯且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
之魯云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
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末王璘亂末王敗繫潯陽謫夜
即遇赦歸復至池州蓋公平生遊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口
嵩陽而心獨樂于秋浦舊遊可考也故旣返初服遂就息焉將
有終焉之志而首丘之懷不忘故其懷趙微君蕤詩云國門遙
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然竟不果其願也
竟終于採石病革猶以詩草托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之傳不可誣
唐殷文珪高瞻皆有過李白墓詩旣有墓茔流俗之傳不可誣
先賢與子美來陽之誣同

恁字音

班固典引勤恁旅力注恁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寺人即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女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白鎔

儲光羲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叶叶海鴻聲軒軒江燕翼寄言
清淨者閭閻徒白鎔按子書鎔畢裴切並別名其音與翼韻不

叶或是菩字善唐韻音蒲北反草也言閭閻民窮惟白草而已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夢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錄已
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為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
之言古本作盍字从亡从皿音莫浪切則孟與盍本二字不可
混為一也盍浪之盍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古人不厭複字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書云弗遑
暇食遑即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公孫龍子

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其論曰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謂
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
所謂悖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
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其
意以白比君道青比臣道驪者色之雜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
命而雜君道也金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
其說類易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同而頗費解說又曰黃其
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鷄也其與暴乎解云黃中正之色馬國用
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鷄不材之禽故曰與暴其說類孟
子白馬白人之例然其淫放頗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改良作夜

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為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王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踈繆如此殊誤觀者

夏侯湛樂毅論

夏侯湛作樂毅論以為毅近王者之師而王通亦取其說過矣齊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畔及燕人伐齊亦不能置君而去之故齊畔昔以燕伐燕今以齊伐齊何王師之有

俊迭

古毘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劭所製存者僅百十字中有俊迭二字不知何音義又酒官牌有急字亦不知識書以詢知者

滇字三音

滇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滇池音顛預州滇陽音真其後訛為慎陽也杜預傳滇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填字又音填塞之填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巖巖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夾俠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注今柵江口有兩山濡

丹金錄
卷十四
須山在和州界七寶山在無為州界兩山對峙中有石梁俠讀
作夾古者俠夾二字通用漢隸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俠路晉
宋書有俠轂隊皆以俠為夾

· 潔灑三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榻即禹貢之灑水孟子所謂淪濟灑也班
史地理志右北平後靡縣灑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經注庚水
與鮑丘水合後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灑水注即紫河也出
鴈門陰館縣 頭山一曰治水師古曰灑力追切丁度集韻灑
灑灑三字同注曰水出鴈門合而證之則古名濕水音榻今名
灑水音累二音皆通

甄陣

晉書周訪擊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楊正衡曰
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
左右拒見于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
田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
翼為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
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
雨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
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樂記曰流碎
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迭同迭成言樂之一終

甚長滂泆之意也。逖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坊者水滂左傳星在歲紀而滂於玄枵

兼與永通

古字兼與永同韓詩江之末矣作江之兼矣博古圖末寶用享作兼寶用享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略古篇古歲字作𠄎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為秦制而非古矣

矣

鄂字从卩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卩而今刻本皆誤从卩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盆而音發之噫諸葛豈笨者邪字尚不能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甄字音

甄徹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攄為樞密當唱名讀為堅音上以為

真音據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
烈王時有陳通奔周周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為甄氏按說文甄
陶也从瓦堊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旦有
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與已名音叶以為受命之符
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矣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
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說文顛頭闕以真為聲煙咽以甄為聲
馴糾以川為聲詵以先為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為聲也其後
秦為苻堅諱隋為楊堅諱皆暫避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
墓銘云甄以耳陶氏出於陳避吳苻隋時以為甄南北溷訛姓
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佗字兩音

孟子尹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漢華佗
五人名並音徒何切讀為駝左傳賈佗北宮佗陽佗毛詩陳佗
五人名又音拖

古文七作𣎵

方言吳有𣎵娥之臺東哲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𣎵娥之房𣎵
即七字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
夾與來皆𣎵字之誤太玄七政亦作𣎵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
作𣎵

斗音主

史記黃帝合萬靈於明堂正義引緯書黃帝明堂名曰神斗黃
帝含紐樞之府也斗者主也土精澄靜四神之主也周禮設斗

共其鬻鬻注斗音主鬻音微禮喪大記汰水用斗注斗一作料
其氏星經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辰復返其所漢書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以灌以溉長我禾黍

柔杼二字之分

說文柔杼也今之椽斗莊子徂公賦柔謂分相實與衆徂也杼
機杼也二字皆從木為義從予為聲但疊之則為柔並之則為
杼亦猶旱旰棗棘之分也莊子作芋从草亦得

齊子豈弟

詩齊子豈弟與傍章遊遨發夕之義太相遠初讀疑之後觀鄭
棧豈弟作闔圍闔之訓開也圍之訓明也開明之義與發夕為
對又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闔澤注文頴曰闔澤皆樂也闔音
愷澤音驛闔澤之訓樂又與遊遨為對鄭玄文頴一說雖殊而
字義則近之矣今文作豈弟恐非淫亂之人何豈弟之有

席箕

李賀塞上詩天遠席箕愁劉會孟注席箕如箕踞坐予按秦韜
玉塞上曲云席箕風緊馬羆豪此豈箕踞義乎席箕恐是塞上
地名書之以俟知者

悠字單用

詩悠悠蒼天注眇邈無期貌後人押韻罕有單用者惟莊子有
荒唐謬悠後漢書任重道悠張平子西京賦建辰旅之太常紛
飈悠以容裔佛經道性天悠可以單押

嗔目待明經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嗔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徒諱之改
嗔目作徹幙非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
子云紂棄犁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
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町疇

詩町疇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町疇禽獸所踐處漢儒解
經如此可笑蓋因町疇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鹿
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不可以解町疇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
久不歸家町疇之地踐為鹿場非謂町疇即鹿場也且說文以
町疇字載於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町疇果為獸踐則非
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
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
京賦徧町成篁注町謂眈眈王充論衡町町如荆軻之廬石鼓
文原隰既垣疆理疇疇毛伯敦銘予既疇商莊子舜舉于童土
之地其疏云童土疇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豳風以綢
繆牖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為鳥巢可乎

蠱冶通用

易治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媼左傳女惑男曰蠱國
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
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

作蠱字可證傳毅舞賦貌嫵妙以妖艷方紅顏擘其楊華注妖蠱泚艷也或省作蠱人姓也漢高帝功臣有蠱達古蠱子之後見氏英賢錄

朱子論吳才老叶韻

吳才老詩經叶韻下民有嚴協不怠皇云避漢明帝諱朱子云避諱之說却無道理嚴字當叶作昂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切愚按嚴字避漢諱改莊史有明證莊君平改嚴君平莊子陵改嚴子陵是也其說本不誤不可以閩音證之且三代之世閩未入版圖作詩之人安得取閩音而入商頌乎

歎乃

說文歎乃舊也集韻作唉或從口或从欠如嘯之作歎歎之作嘆字雖殊義一也史項羽紀亞父拔劍擊玉斗而破之曰唉楊子法言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歎注歎絕語歎聲楚辭歎秋冬之緒風楚辭用之於句首楊子用之於句終蓋噫嘻嗚呼之類也朱子辨證云歎乃棹船相應聲元結有歎乃曲柳宗元詩歎乃一聲山水綠注歎乃一本作嚮嚮按歎音嚮乃音嚮近日倒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琰文集有洞中嚮嚮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暖迺深峽裡嚮迺也暖迺也歎乃也皆一事但用字異爾歎本音哀亦轉作上聲後人因柳集中有注字云一本作嚮嚮遂欲音歎為嚮音乃為嚮不知彼注自謂別本作嚮嚮非謂歎乃當音嚮嚮也嚮迺歎乃不妨兩本並行何必比而同之乎慎按歎乃歌聲本無定字劉琰劉言史詩流惟寫方言元結

柳宗元通儒略依字義咲者應聲如噫嘻之類乃者曳詞之難
如詞賦中若乃乃若之例此雖字音之微而襖霽當作霽襖自
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霽迺自欵乃自項平菴始正前
人混淆之失古人文理密察如此後學其可以鹵莽觀之乎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揔攝而論
之左傳晉悼公即位施舍已責注施恩惠舍勞役也魏絳請施
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實民注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
施舍不倦注施恩舍逋士會構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
鑄無射篇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註意合惟
韋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實客負任之處此舍
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有施舍正相對又云
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
合本文意未知是否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
楚語云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
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為弛

徵字音證

論語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
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徵保定音義同莊子九徵至
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
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輕音磬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畧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吳王勇而輕又云左師
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注乘馬輕歸輕去聲即今諺所謂輕身
單馬也又曰吳輕而遠不父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父也又曰
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身以先于匹夫此尤明白
可證之文也

饗殮

周禮注小禮曰殮大禮曰饗又曰殮客始至之禮饗即將幣之
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殮殮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
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殮享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
故曰朝饗然殮字從夕食今作殮訛矣

七十而耄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耄周禮以歲時合耦三耄以治稼穡鄭司
農曰耄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跋云
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耄音助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竒篇與帙後劉涓溪刪節之可惜孝標全
本子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

鄧粲普紀曰周伯仁應荅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

以上孝標世說注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真水草求乃知名了何人
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錄丁覘與智求同時善隸書世
稱丁真水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官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珎恠順于耳目謝眺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漢統歌十八曲自朱鷺至石榴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可分是也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弊矣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之作擬何為擬字勝亦字

文選七發弭節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毋山古字胥作胥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亦不知骨之為胥也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搖翻霜按角端謂弓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弓知胡人以角端弓為貴耳步搖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搖諸部因目之為步搖後訛為慕容因以為氏焉

李文正先生嘗與門人論詩曰杜子美詩北走關山開雨雪與胡詞中宵堪北走兩北走字同乎慎對曰按字書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奏去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北走邯鄲

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李布北走胡之走是疑
不同先生曰尔言甚辨然吾初無此意盧師邵侍御在側曰恐
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太鑿耳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貝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矣
禮周人房俎魯頌邊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
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
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漢書藝文志鬼谷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
冕侯問于鬼史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史聲相近今按鬼谷即
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
何其輕於立論乎

周禮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羣祀御見之事漢掖庭今豈漏
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錄簿則
其來古矣

麗之為訓連也又雙也周易麗澤兌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三五
曆紀古者麗皮為禮

說文鼃厚鼃也揚雄訓纂說厚鼃為鼃名不知何物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為涉謬矣南方謂水際為步音義
與浦通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之稅柳子厚鐵鑪
步志江之許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
墟水津為步曾步即漁人施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
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激笛步王

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樹萱錄載唐臺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
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未橫此萬斛舟

柳玘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其多其功大於魯連范蠡
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爲詳司馬公
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
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
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
言馬羣金人也

劉履作選詩補註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勤矣然曲說強解
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選仙詩傳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
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爲君駕格澤星名大人賦建格澤
之長竿是也履乃云御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即格澤
也此何具村學老之欺小童耶其氏星經彼未點目諸史天文
志亦當觸手臆說若此何以註爲又以唐宋詩續選唐詩選未
盡善宋詩尤駁如王安石雲山詩子今此去來無時予有不可
詩子規此乃宋之極下者而履乃取之且云宋諸家未有過之
者此何具背瞳昧日人語乎

史記上有檮杌下有伏龜徐廣云檮音稠左傳八元八凱有檮
戴漢書藝文志有公檮生師古曰檮直由切其字从木霍去病
傳有檮余山獨孟子檮杌之檮今音濤蓋因陸德明九經釋音
而誤也左傳杜預史曰檮杌凶頑無檮匹也以此證之則檮杌

亦當音稠柳文轉喉觸諱本漢食貨志搯手觸禁之語

薛瓚注漢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唐李涪云後魏李昉撰聲韻十卷夏侯該撰四聲韻略十二卷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為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遂為切要之具然吳音乖叫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忍與若存不為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啓其口則語淚啾啾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此譏之甚矣然陸氏

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示不敢臆說也如越席之越音活華而皖之皖音滑隆準之準音拙假借之假音嫁牢愁之愁音曹玉鸞啾啾之啾音鈔皆有據證非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弦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弦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邛郫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令人則以為復矣

丹金錄金 卷十四
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
從才而楊修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
其無實然也

春秋緯云代殷者姬昌日衣青光衣之爲言被也如人著衣選
詩繁星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爲依非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爲奇絕遂號爲邵半江
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
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矣

今字書以畊爲耕非也畊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
時畊於耕以此證之可見畊耕音義有別。菴調有時數閱有法
說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
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六曠騎衛佐小郎官此曠騎之弊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五

字學類

八分不始于秦

水經注載晉世河決胡公石槲上有八分書考其時蓋周也故知八分不始于秦矣又考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願注云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皆有曲波亦是尾也審如李說八分不始于秦又一證也

英光堂帖

余觀岳珂英光堂帖有米元章臨智永真草千文與今本大不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同乃知古人臨帖不論形似也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榱榱榑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上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又為之贊曰求之法妍以婉章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袒襦不境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皆名言也特表出之

法帖用古字

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嶺隄嶺是也蘭亭帖崇山峻領實述用之唐楷遂良加山作嶺贅矣又書岷嶺作汶領初月帖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淡干作乾非也

刻石難精

字書于碑碣比之簡牘已難得刻手精尤為難古刻之存于今者岫巖山禹碑是夏時刻工所成石鼓為周刻夏承碑雅州高孝廉碑夾江縣酒官碑新都縣王稚子石闕皆漢刻然皆篆籀八分筆畫齊勻無縮牽折搭不見其難且工晉獻之保母帖自書上甄晉工刻之宋潛溪評以為勝蘭亭蓋刻工之妍也唐顏魯公書碑令家僮刻之恐俗工失其筆意至李北海手自刻之者數碑碑中書黃仙鶴刻或云伏靈芝刻或云元省已刻皆公自刻而詭撰此名也元趙子昂書得茅紹之刻手精毫髮不失紹之在江南以此技致富晚有會稽李璋者出自云勝紹之紹之試令刻之於字下一磔一運而就紹之乃服絕藝信亦自有人哉

虞娛同

易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孟子驪虞如也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戈射之宴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及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譽同游其下也

使者曰信

越絕糧告糶于吳使素忠為信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以信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荅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信詩去札頻逢信廻帆早挂空此二詩尤可證

士會當作士會

左傳晉有士會士當作為士土為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以陶唐氏豈常氏御龍氏為士氏之宅後為唐杜氏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為陶唐氏之後於士會復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為劉氏蓋士會本於唐杜氏而劉氏又本於士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杙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為非杙則可卦於壁易卦豈可卦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應邵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為字也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音卦今掛字從手為義从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

卦古文圭字文右字象交窓形

寧馨

馨字晉人以為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說劉真長語桓温曰使君如馨地寧或聞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朝之室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為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椎猛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六尚

周禮司會注計官之長若今尚書陸德明音常今之官名亦然但尚書音常則尚衣尚食尚方皆宜同此音其義同也今皆音上不知何以分別如是

玉楷藏書

前蜀王氏朝偽相王翊字鱣祥家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札并寫藏經每趨朝於白藤擔子內寫書書法尤謹至後蜀孟昶又立石經於成都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以此五代僭偽諸君惟吳

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表章五經纂集本草有功於經學矣今之戒石銘亦昶之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儒黃公紹韻會舉要實昶之然博洽不及也故以舉要為名余及見之於京師惜未暇抄也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今誤讀為季非也其字作芻形與義與季不合也按篆書郡字有以此為偏傍者可證為君字無疑

文字

王嬰古今通論見意林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許叔重云獨體為字合體為文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

曰字

轉注

唐三獻多較子云滑稽者轉注之器也看漏卮之類以此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古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義

變

字詁變雲文成章也中州集王子可詠石淙詩石裂雲華清月秋元劉文靖登龍興寺閣詩雲華寶樹忽當眼三墳書月雲素雲

悖出悖入

並辭競譖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爭者是貸手而自毀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皇象書帖語

皇象曰欲見草漫漫落落宜得精毫毫筆委曲宛轉不致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汚者墨又須多膠糾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楚古軟字善書者始能用軟筆也

輕字義

輕韻會云牽正切疾也引左傳輕而不整又輕則寡謀注不持重也唐書淮西賊將陳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政及左師展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漢書發輕騎夜追之又度幕輕留及輕車將軍皆音聲今俗語謂單身曰輕身亦本孟子輕身以先于匹夫之語云漢書叙傳

景十三三承父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諺輕

楊誠齋跋法帖

誠齋跋韶州蘇黃帖云蘇黃皆落南而嶺南無三公帖似魯人不識麟惟韶有之耿光異氣上燭南斗下貫碧海矣又跋米元章帖云萬里學書最晚雖徧參諸方然袖手一瓣香五十年來

未拈出今得此帖乃知李密未見秦王耳

草書心經

草書心經乃唐駙馬鄭萬鈞所書張說有序見唐文粹今陝西碑林有此石刻或以爲右軍書非也

元朝番書

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謂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撲邀筆中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侏儻犬羊之俗而以科斗龍蛇稱之蓋春秋多微辭之義也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羲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爲然有自京師來滇持以問余曰此羲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莫高於羲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於杜子美子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於孔子孔子有四書講套若求得二書與此爲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既無四書活套羲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僞物易售信貨難市也諺云若無此輩餓殺此輩

荆公字說

王荆公好解字說而不本說文妄自杜撰劉貢父曰易之觀卦即是老鸛詩之小雅即是老鴉荆公不覺欣然又乃悟其戲又

問東坡鳩字何以從九東坡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連娘帶爺恰是九箇又字言波者水之皮坡公笑曰然則滑是水之骨也

轉經

唐詩服玩僧收爲轉經今人爲寫字爲轉經非也西方之俗凡薦亡以木規圓爲二輪象一用梵篆牝書一用梵篆牡書書首內而外牡書自外而內牝輪在下牡輪在上以機而圓轉之所謂三藐母馱也余過雅州見西僧說如此其文亦有與中國同者如國字从口从大作囙者牡文也作囙者牝文也

蠲字音義

說文蠲馬蠲也从虫引明堂月令腐草爲蠲明也洗也潔也除也尚書圖厥政不蠲烝馬音圭詩吉蠲爲饗左傳蠲其明德古有涓圭二音東坡醉翁操琅然清蠲誰彈党懷英題黃彌守吳江新霽圖詩修娥新粧翠連娟下拂塵鏡窺明蠲又題採蓮圖紅粧秋水照明蠲又轉音績唐太宗詩水搖文蠲動浪轉錦花浮唐世有蠲紙一名衍波牋蓋紙文如水文也

慮歎變熱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褚氏解云慮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輕躁而務作爲熱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失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

壬

壬担也字一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載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

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女書姬

英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名也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其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張良英也韓信雄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皆偏王之才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多於雄而英不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竒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才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宅有天下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群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後英雄能後英雄故能成大業也

劉邵之邵从卩不从卩

劉邵字孔才宋庠曰邵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揚子周公之才也之邵是也三國志作邵或作邵从邑皆非不叶孔子之義从卩為邵召叶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爾不爾至今猶法鍾張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譬之王降而為霸聖傳而為賢必能暗中摸索辨此書字始有進耳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如今之嚮榻南史云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謁字義有二

謁字義有二說文謁白也袁盎傳上謁注若今通名也士相見禮聞名於將命者故將命之人謂之謁者古以通名為謁至漢猶然晉人謂之門牋唐人謂之投刺今人謂之拜帖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案劍叱使者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入報漢徐穉傳吊喪醞酒畢留謁則去注謁刺也此謁字於歇切又音葉訪也請見也汲黯傳中二千石拜謁禮記請謁則起皆從此音今呼二音多與義不相叶

點與玷通

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東哲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陸厥荅內兄希叔詩既叨金

馬署復點銅駝門杜子美詩幾回青瑣點朝班正承諸賢用字

例也宋樓鑰表游點從班叨塵宥府

龜音茂

抱朴子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泥音涅後漢書引論語涅而不緇作泥而不滓可證也龜音茂爾雅注引龜勉從事或作龜沒又作密勿可證也泥音涅則龜當音篋龜或音密則泥當音匿古音例無定也晉書作怯如鷄蓋不得其音而改之

瑟居

梁武帝詩瑟居超七淨瑟與索同蕭索字一作蕭瑟則索居亦得作瑟居也蓋瑟索皆借用字正字作搃

票姚

漢書霍去病為票姚校尉師古注票姚勁疾兒票頻妙及姚羊召切荀悅漢紀作票鷄音義益明票與鷄同鷄鷄皆勁疾鳥也杜子美律詩作平音

五員之員音運

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員之名豈趁韻邪慎按員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姓員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伍員之員音運也如巢縣之巢音勦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及票姚之姚音同鷄古賢相傳自有此一

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須臾

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
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
須臾須待也左傳寡君須臾是也史字从申从乙乙屈也如今
人請客云恭俟屈降之義今之所云俟屈古之所云須臾也解
字必宜如此方暢本原

坡詩

東坡春事蘭刪芳草歇或疑歇字似越韻非也唐劉琚詩瑤草
歇芳心耿耿傳奇女郎王真詩燕折鶯離芳草歇皆有出處一
字不苟如此

凸凹

凸凹二字說文不載而見于蒼頡篇蓋象形之真陰陽之義其
為科斗古文無疑予前錄已著之近考周禮注珪琮之瑑凸曰
珪鄭玄與許慎同世可獨信許而疑鄭乎凸凹二字音或不同
凸者音埵凹者音坳又音窪地理書凸音突凹音窟皆通古字
最少例得借音轉注耳又詩鶴鳴于埵詁云埵者古凸字

替姓

晉書有替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何封于酈其
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為姓而酈訛為替酈省作替
替訛為替

說文無凹字

凹四高而中下也凡凹之屬皆從凹因象器凹受物之形凹古

文曲字象半凹之刑回女洽切物可覆壓者从反凹𠂔古文𠂔字从側因𠂔他刀切古器名今曰韜韜也𠂔受玉器也即韜韜之讀今文作匱凸物四下而中高也與坵同釋文引詩鶴鳴于凸周禮圭之凸曰珣○說文無凹部止有因部凹為母而因為予說文以予為母今人遂不識凹凸字今為補之

八分書𠂔字

蜀夾江縣有酒官碑令狐世弼所書字畫有漢魏法其中有云南由市入為闔北抵湖出𠂔為闔中之館𠂔字不知何音義錄于此以俟博洽者問之

唐韻𠂔即亦字

張禹山戲語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矜詫嘗自書一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艷日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云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蓮玉弓乎亦可謂善諷矣

古字異構

平秩馬融本作莘秩稟飲左傳注作犒飲蕭茅書注作菑茅蔓菁周禮注作莖菁

擲與擲同

周禮考工記有擲氏雕氏注擲在密切釋文引左傳使婢子執巾擲註擲擲是一也擲梳也廣雅曰梳擲也詩其比如擲史大禹擲風沐雨則擲之來古矣但梳以木為之擲字又从竹複矣當从考工記作擲為是

菑傳同字

周禮君幹之道菑粟不逸沈重讀菑爲恣四切又考工記察其菑蚤不蠲注菑謂輻入較中也泰山平原呼所樹立物爲菑聲如戴博立梟棊亦爲菑菑蓋借字今文作傳又作剗史記不敢剗刃於公腹管子春有以剗耕夏有以剗耘注齊地謂物立地中爲傳管子又謂戰士曰剗戰之寶

冒古與鋪通

冒古鋪字冒字从白从日鋪時申時也說文申字从白自束持之意吏以鋪時聽事申旦政也故白與申字皆从白

饜餐

金臺田景延得古饜餐餚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其下有若承盤者元俗之考定爲古器無疑也

山谷論草書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余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掇擊以教人耳

土字四音

土字四音土爰稼穡如字詩徹彼桑土土桑根之皮也音杜自土沮漆地名亦音杜史記引詩宅殷土芒芒社是土亦借作社也又字書土直或作轟直泥不熟也是土亦通作轟

方物

易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鄭玄注水火也至解樂記則曰方

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群分稱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慎按古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解穀蟲名好妨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好妨古只仔子方是方為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為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文用韻

文心雕龍聲律篇云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宋詞元曲皆於仄韻用和音以叶平韻蓋以平聲為一類而上去入三聲附之如東董是和東中是韻也

秦紀

史記史皇本紀後有低兩字一段班固漢明帝時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其文法最古太史公所以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也亦如酈生傳後又附酈生書之例今本作平頭刻不復低兩字人亦不知為何意也索隱注亦昧此惟魏了翁古今考僅存其說

賦比興

李仲蒙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啞咤

俗語急疾頃刻曰啞咤字一作啞嗟晉書啞嗟而辨集韻作咋啞古樂府作啞啞今俗書詞曲作越趨

否德忝帝位

尚書否德忝帝位注否不通言否之音義與不相通非訓否為不通也昔年在講筵有講官面陳云否是不通的意思侍臣聽者多掩口退而戲之曰不通講官乃知專經守文之士其誤雖久而驟聞不覺之流猶得其真也

口字義

口字說文音園象四周匝之形六書故以為府狼切與方圓之方同蓋方圓皆象形也淮南子云左画圓右画方論衡云方圓畫不俱成圓必作○形方豈不作口形乎田从口會意開方之法出焉画又从口會意画也者画田之四至也唐人寫畫字有作画形者是其義也口又作國商子書弱民口強口強民弱有道之口務在弱民國字皆作口蓋古文倉頡所制也今文國从口又从或或域同戈守口下一地也内口而外又口復矣且鯨始造城倉頡上世豈有戈守口之事由此觀口一形而三音方也園也國也皆同形借用古文所以簡而括不若後世之繁贅耳

古字軼與轍同莊子夫子奔軼絕塵而回瞠乎其後今謬讀軼作逸遂失其義戰國策主者循軼之途注軼轍同車迹也戰國人名有董之繁菁董姓也之繁菁三字其名也榎各古之三字名始見此

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和戰國策章子為齊將與秦軍交和而舍又楚策開西和門注軍門曰和唐鄭愔詩戎壘三和夕校文

苑英華者不知其事改和作秋

晉符堅以應圖識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符非也
符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崔符之澤杜預注符亦音蒲

左傳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莫猶言曠
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此

劉晝新論云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
感狼星其說皆出讖緯

史記封禪書注山阪曰衍周禮注下平曰衍左傳地名有昌衍
瓜衍戰國策地名有卷衍蒲衍水經注有杜衍漢書有廊衍又
水溢曰衍素問泉涌河衍鱗見于陸或體作羨漢溝洫志河災
之羨溢中國也尤甚易需于沙衍在中也地理志有沙羨而音
作夷蓋方言耳文之溢辭曰羨文壁之溢塚曰壁羨義亦取此
又封禪書勿瀆曼羨曼羨即曼衍也因閱韻會衍字下引証未
詳因疏記之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
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
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
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本無
所解評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
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揚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荆公書數
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
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

手

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即夜也列子昔昔夢為君鹽亦曲之別名

空石般之精思不可謂之微司馬微之坐忘祇可謂之馳

大字古音戴音塚而無一駕切者惟今音有之今之韻書二十

二禡亦不收大字豈以為非古音乎予考淮南子宋康王世有

雀生鷓占曰小而生大必霸天下以大叶下古亦有一駕切之

音矣惜乎作韻書者之不考也予作古音略古音餘二書於字

之形聲多所發明而刊補前人者有一得之愚必有後世子雲

知之耳

漢志川塞谿水澹池長澹音潭水溢也文選澹淡浮澹音潭

淡音琰澹臺滅明亦音潭管子淮南子注皆音潭今誦文選者

澹淡作一音雌霓謬呼父矣

賈誼鵬賦儳若囚拘蘇林音欺全反師古云蘇音是也南唐張

泌辯之曰說文窘音渠隕切李善文選註窘囚拘之貌五臣注

窘困也其字並不從人惟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

儳然者皆音渠隕切疑蘇音誤今誼從說文音余按此句漢書

作儳若囚拘史記作擱若囚拘窘當音渠隕反擱當音斯全反

擱即今拴字也史記漢書所見異辭當各從本文解之所謂離

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也蘇蓋以史記之音而移之漢書宜其

誤而不通張似辯之是也但不知蘇音之誤所由耳聊為詳說

之揚雄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斯雖細事亦誠難哉

子古通錄

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
陳騃雜識云方言侔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弩力者謂之侔莫
此說甚異聊存之以廣多聞

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秦誓雖則負然注負卽云毛詩聊樂我
云石鼓文君子負獵負獵負遊

廣雅曰夠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夠少曰不夠是也文選魏都
賦繁富夥夠不可單究五臣注誤音作平聲不知夠究本文自
協韻也

曹真有名馱號驚帆言馳驟如風帆也俗遂制馱字音義與帆
同然亦贅矣

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
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卿遙遙不至蓋舉其父諱
以嘲之此可證矣

楊雄賦鸚鵡蘇林音殄綃師古音弟桂字書云鸚鵡伯勞也蜀
童謠有陽雀叫鸚鵡史之語雄蜀人用方言未可知也審若是
師古之音得矣

唐李嗣直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傳其書樂毅論太史
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
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鴈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
非得以獨妍也嗣真所舉諸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
于石刻亦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逍遙篇孤鴈賦並其目
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爾

古書善字訓多毛詩女子善懷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蚕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咲皆訓多也

古文安爲語助猶言抑也或作安或作按荀子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移于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安移于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置質爲臣其主安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又漢華嶽碑雲臺碑並以安爲焉字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冢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子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余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峒嶼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于用之民庶媒灼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唐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圖錢近在滇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于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時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尔聖作圣盡作尽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

以俟明哲

再考贊皇山中吉日癸巳字乃周穆王書其時代遠在宣王之前然贊皇山石刻乃是小篆而宣王石鼓却是古文籀書此又大篆小篆並用之明證也

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束縛捽捽為史史庾古字通也

丹鉛總錄卷之十五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六

官爵類

尚字平音非

劉勰釋名曰尚書者何也尚上也言最在上摠領之也常昭辯釋名云尚猶奉也百官言事當省案平處奉之故曰尚書也尚衣尚食亦然慎按春秋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承事者言事而奉其文書也漢世官名尚書義實取此如淳漢書注曰主天子文書曰尚書如主壻曰尚主漢制娶天子子女曰尚公主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則尚猶承也尚猶奉也常昭之解上合左傳下協漢制比於劉熙依字音杜撰遠矣

虎瓜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小儀

唐人以中書舍人為小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負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師旼敦

鍾鼎古文有師旼敦旼步卧切朴也又步候切或云即寇字師旼者古司寇官也師旼敦考古圖博古圖皆不載獨見于熊朋來鍾鼎韻其字畫一一竒古在鍾鼎古文中亦獨行書之蘭亭也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為長流帝王紀云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為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兖徐青

荆益梁并幽交爲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爲郡國凡一百十有二太守亦百十有二人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斂迹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志曹蜍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于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輩爲之是以子爲師傅也童貫爲之是以厮役爲師傅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保乎

封建

唐太宗議封建李百藥以爲不可魏徵以爲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其度之審矣顏師古則欲封建與郡縣並行王侯與守令錯處不近于古之中立兩可今之阿意二說乎諺云房上好走馬只怕躑躅破瓦東瓜做碓嘴只怕搗出水其師古之類乎

僕射

朱文公語錄引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僕射之名蓋起于此以其朝夕近君後世承誤以爲宰相之號據此則射字音赦不當作夜音也

青鳥司啓

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注青鳥鶴鵠也鶴鵠於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通卦驗立春鶴鵠鳴楊柳津

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有錢昆者性嗜螾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螾無監州處則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螾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即用其事爲詩良愛其語也

史記齊世家云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亦云齊頃公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按左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司馬遷誤讀玉爲王故遂節爲此謬說耳孔穎達正義云吾取之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于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爲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爲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嘗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漢世有東第所謂爵爲通侯列居東第是也有西第馬融作大將軍西第頌是也有北第賜夏侯嬰北第第一是也獨無南第蓋避南面之故歟

尚書伯冏說文冏作𡗗唐杜佑奏省官䟽云伯景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冏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博物類

夫一生水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

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玄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太白梁甫吟

李太白梁甫吟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蓋用尸子載中黃伯及莒國勇夫事而揚子見蕭粹可皆不能注今錄其全文于此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于世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感發

幽風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毛注云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後人雖誦之不知感發何以爲風寒栗烈何以爲氣寒亦是皮膚之見隨人耳且昔人所謂用則不差問則不知者也按說文膚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感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所以風寒謂之感發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感栗與詩意合嗚呼田夫之諺乃可發明周公之意信乎芻蕘當詢而葑菲宜采也然不獨俗諺書傳可互證者亦多莊子云地籟則衆竅是已其曰冷風

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是籟之實也林肅云
萬象惟風難畫莊子地籟一段筆端能畫出風捲卷而坐猶覺
琴琴之在耳予觀周公之詩虨發二字尤爲簡妙又莊子說風
之祖也淮南子云風之遇簫清濁各異亦以風聲比簫聲也字
書颺颺風聲也亦以風聲比瑟聲也摠言之曰簫瑟是也宋玉
所謂衝孔動捷及殷仲文所謂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皆可
互證○虨字从二或相倒音悖楷書難於結構從咸者訛體也
隸省作舫又作舫○栗烈謂寒氣凜冽使人戰栗也故氣寒謂
之栗烈論語注疏云栗至罅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象
由此觀之虨發栗烈初皆是實字後人不得其解例以連綿虛
字用之朱子答楊元發書云字義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
理會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而卒不得其本
義亦甚害事也但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予之解經或有異
於朱子者非敢立異也亦補朱子所望於後學餘意之萬一也

陳氏樂書云大者九竅名虨栗小者六竅名風管尤可證風聲虨發之說

水性

水性不同予於續錄詳之矣近閱太平廣記諸葛孔明時有蒲
元者術鑿同歐冶風胡常爲孔明鑄刀劍言蜀惟江水爽烈是
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或
以涪水雜江水元輒能辨之管子論齊之水云其泉白青其人
堅勁寡有疥癢終無瘡醒今之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和
半夏丸皆異常藥水性之分信有之矣

豹文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謂漢武帝時孝廉郎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群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此事蓋兩見

梅社

白虎通引逸書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陳祥道曰後世宋有梅社漢有扮榆社梅古梅字也梅社事惟見此亦可為梅詩事料

顛當

顛當爾雅謂之王蚨蠹鬼谷子謂之蚨鬼唐劉崇遠金華子謂之鈞駱索兒童諺云顛當守門門螻蛄寇汝無處奔范石湖詩恐妨胡蝶驚夢笑倩顛當守門

竹香

竹亦有香人罕知之杜詩風吹細細香李賀詩竹香滿幽寂粉節塗生翠

禮樂類

周公用天子禮樂

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

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寃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旣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祀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

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
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
頌曰白牡駢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為而
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
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
謂曰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效宋之郊亦
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為解若其果受
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
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
公孔子而不敢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高宗梁闇

尚書太傅子張問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也孔子曰古者君
薨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
焉以臣民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
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隱庸也隱或為殷故曰
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則孝子之道備矣高宗梁闇
非孔子解之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世知諒陰仇餉為何語
哉今之尚書其為梁闇仇餉之比者多矣生乎千世之下一一
欲強通之難矣哉

宋人改樂

宋神宗元豐中楊傑詳定大樂傑欲銷王朴舊鍾意新樂成雖
不善更無舊鍾可校詔不得銷毀後輔臣按試傑乃陳朴鍾已

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安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
朴鍾甚不叶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按宋樂至此屢變
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私賂鑄工使減銅劑
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漢主之欲廢舊鍾
樂工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主之欲請帝中指
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制器不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
非漢津本說而漢津亦不知是樂名雖曰變而實未嘗變也訂
正雖詳而鏗鏘不成韻辨折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既私爲工
師所易而情不復覺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音知律之士其暗
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萬寶常信都芳之萬一哉愚謂宋
人多言而妬前倔強而無本類如此其說理也解經也論文也

評詩也一一皆然不獨樂律而已

段善本琵琶

唐真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地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
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祿腰街西亦
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
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
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加獎異帝乃令崑
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
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
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矣朱子答人論詩書曰
來書謂漱六藝之芳潤良是但恐舊習不除渣穢在胃芳潤無

由入也近日有一雅譚可證此事有一新進欲學詩華容孫世其戲謂之曰君欲學詩乎必須先服巴豆雷丸下盡胃中程文策套然後以楚辭文選為冷粥補之始可語詩也士林相傳以為笑蓋亦段善僧忘本領朱子除渣穢之意

女媧配享功臣

宋政和中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之蓋傳記闕也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妣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文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之臣也豈云傳記闕乎若以為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祭京輦寡學往往如此

卦名類

噬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註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况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囹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慎又以為此說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

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爲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使大儒如朱子猶售其欺學術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哉

論而不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今卅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

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卦爻名義

易者廬壘之名守宮是矣

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名狝神是矣

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

之曰像故其爲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

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䟽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

象眼窓也一窓之孔六十四六窓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

中文尚書見後漢書

守宮即蜥蜴世身龍通氣故身色無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電

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士人名曰狝神

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

於爻者義取於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小大也

龜卜

唐李華謂龜卜之法當廢余竊是之蓋聖王以麟鳳龜龍爲四靈而獨於龜剝之者莫之何其慘也摘巢毀卵則鳳不留剝胎剔孕則麟不遊聖王禁之何其仁于麟鳳而不仁于龜也書曰魚鱉鳥獸咸若龜卜之法盛行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用之一歲殺龜何啻數百萬是鱉亦咸若而龜獨不咸若邪古者重龜卜亦上世習俗之故聖人不能遽廢也龜筮皆有書孔子贊易而不贊龜蓋亦欲崇此廢彼也自孔子贊易之後筮法盛行卜法廢矣亦不見後人之迷於吉凶也且惠迪從逆吉凶在人龜何知焉傳稱武王伐紂卜龜而龜焦以至仁伐不仁何事于卜卜之不吉將遂止乎是敗大事不細也其後漢高帝入關不問其卜龜吉而始勝也至漢文帝將入繼乃猶龜卜賴得吉兆若其不吉將遂不行漢之大事去矣史記龜策傳載宋元王不忍龜之死欲貸之反覆千百言愚謂元王的不忍于龜即齊宣王的不忍于牛也二君其有仁心者哉宣王以羊腸牛善矣元王聽衛平得龜可霸之說卒殺其龜何曾聞元王之興且霸乎余以爲龜卜蠱鍾皆可廢也且古之蠱鍾與鼓以爲除去妖灾也今世此久不行亦未見鼓鍾之爲人妖灾也

外字解

內外字皆會意入門曰內夕卜曰外夕卜之義難解說文注云卜尚平旦夕卜於事外矣此意料之言昧目而道黑白者也按

唐六典引古占卜法云內卦為貞朝卜用之外卦為悔夕卜用之此義始白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其說甚異然咸恒為夫婦取象容有此也

飲食類

酺字解

會聚飲食曰酺酺之為言哺也以食曰哺以飲曰酺詩曰以開百室鄭氏箋曰百室出必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醴之歡周禮族師祭酺注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田有蝗螟腹有馬瘟皆祭之祭畢而合飲遂名為酺也校人冬祭馬步杜子春云步即酺也則其音當為步也春秋緯云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後世酺祭廢而羣飲有禁漢世有賜酺之典丘文莊謂禁民飲尚不可况導之使飲乎此言殊未當終歲勤動豈無一日之歡乎牛飲以亡殷虎酺以敗楚者酒也三爵而將德百拜以成禮者亦酒也奚可因末流之亂而廢本始之治因庸醫而廢藥因庸將而廢兵可乎我

太祖制不立酒禁不賜酺恩但教民毋多種秫以妨民食斯則張弛之道同于文武而過于漢唐矣酺今韻音蒲

麩麩

于寶周禮注曰祭用麩麩晉呼為環餅又曰寒具今日餼子

拒救蜜餌餽餽

楚辭拒救蜜餌有餽餽王逸注餽餽餽也

丹金錄卷十一
十四
糗糒擣黍作餌又有美飴衆味甘具也朱子注云以米麪煎熬
作之寒具也可山林洪曰楚辭此句自是三品糗糒乃蜜麪之
乾者十月開爐餅也蜜餌乃蜜麪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餠餠乃
寒食寒具也

寒具

文左而食下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澆之後遂不設
寒具齊民要術并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餠子也劉禹錫寒具詩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隘佳
人纏臂金蓋以寒具為餠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為寒食之具
即閩人所謂煎鋪以糯粉和麪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
汚物具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林和靖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
綠杜蘅青布穀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慵復散幽
經則寒具又非餠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醕醕

醕首酒也

今日曰醕尾酒也

糗糒穀精

左傳粢食不鑿字當作鑿精細米也詩召旻彼疏斯稗鄭玄曰
疏粗糗米米之率糗十稗九鑿八待御七又九章算法云粟五
十為糗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皆三之一也或曰
粟一石為糗米六斗舂一斗為稗九升又云為鑿則八升米之
細者乃窮於御通于鑿揚桓六書統曰鑿米五升舂為四升曰
穀為五減而四也古篆作象四以見意小篆作穀米減

而三曰晶古篆作象三〇以見意糲而粲粲而穀穀而晶細之極也魏校六書精蘊曰精粹字皆从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穀矣未也粲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礱米穀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舂米去翳也乃後瑩然玉粒萬粒與一粒同雖欲去之無可得而去矣學問之極功猶是易曰純粹精也其是之謂夫〇慎按說文一斛粟舂為九斗張晏曰七斗九章筭術曰六斗古者斛受十斗一石粟無九斗之理當以九章筭術為是〇又按緯書引孔子之言曰七變入白米出甲謂磴之為糲米也舂之則粳米也師之則粲米也舂之則穀米也又導擇之賜嗟之則為晶米即九章所謂侍御米之細者窮于御言其可御于君也以字言之則臬字从臼从米即古文穀字後人加攴復且贅矣犖入臼即古文藟字犖士角切音與齷同插簡于地也舂粟以杵亦象插簡于地之形故說文云藟字从穀省則藟加米已贅又加攴于傍益贅矣皇象章草止用藟而漢碑隸字變作藟可證之古字之始因附著之

飯曰一頓

俗語飯曰一頓其語亦古有之賈充傳云不頓駕而自留矣隋煬帝紀云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元微之連昌宮詞駸令供頓不敢藏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蜜雲龍

蜜雲龍茶名極為其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蘇門子瞻大奇

丹鉛總錄 卷之十六
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
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龍家人謂是四
學士窺之乃明略也山谷有商雲龍亦茶名也

脯腊

周禮腊人掌乾肉脯腊膾腊之事脯之爲言脯也脯時而成也
腊之爲言夕也經夕而成也周易噬嗑有乾肉之文古注云朝
曝而夕乾又曰晞於陽而煬於日曰乾非如今人之臘肉經臘
而成也論語祭肉不過三日又服食家陳臬醢藏皆禁不食則
古人脯腊之制亦養生之法也

藝文類聚東哲餅賦有牢九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九
具對真一酒誠工矣然不知爲何物後見酉陽雜俎引伊尹書

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九字乃是丸字詩人貪竒趣韻而不知

其誤雖東坡亦不能免也

牢丸今湯餅也

陸羽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
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滌非水也外熟内生非炙也碧粉縹鹿
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臙鼎腥甌非器也
酪酎醉貌晉山簡傳及世說皆作茗芋蓋假借字也又簡文帝
曰劉尹茗竹有實理茗竹亦茗芋也今本一作茗柯於義不貫

丹鉛總錄卷之十七

干支類

六情

申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寬大戌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者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刑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鉤情陽支後三辰陰支前三辰六情者喜怒好惡哀樂也好行貪狼惡行廉貞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哀行公正樂行奸邪也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注之遺

男女小運

容齋隨筆載曰者卜命以男命起寅女命起申而不知其始余按淮南子已載其說矣而不得其解近觀太平廣記引王經天

門子云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所以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然而外自收抑不肯請陽者明金不為木屈也陽氣剛燥至于遇陰言氣和柔辭語畏下明木之畏於金也

庚辛枋

梁元帝賦甲乙之帳庚辛之枋人多不知庚辛枋為何語按後漢書註引馬融西第頌曰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蠅蟄吐瀉庚辛之域即此事也

數目類

五勝

五行漢書謂之五勝言交相勝也淮南子謂五度所謂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誤五度是也又謂之五殺所謂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是也陰符經竊其意而變其辭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即五殺之說也陰符經之文李筌偽作或信以為黃帝者無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韜三略之藩籬素問汲冢之萬一而以軒轅之書視之有目者如是乎

五行五聲八音次序

五行以生出次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播五行於四時之序言則曰水木火土金而俗稱金木水火土不知何序也五聲以君臣清濁言則曰宮商角徵羽以律呂相生言則曰宮徵商羽角二者皆通惟八音無定序俗云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既無意周

禮春官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亦不得其說

怪異類

玄鳥啣卵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玄丘之水鶉玄鳥啣卵過而

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夫卵不出葦燕不徒

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啣而

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

從而為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簡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

竒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

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

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

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

月禱而生商斯為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

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

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于十日

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

便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

為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

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

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咲之而不疑玄鳥

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

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

降者重之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誤也

秦檜詐作瑞應

宋史長編云紹興中秦檜擅朝喜飾太平郡國多上草木禽鳥之瑞歲無虛月胡致堂所謂花卉可染植增其態毛羽可以餵飼變其色上之人苟欲之則四面而至矣蓋指此也然觀小說所載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族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敷芬數日易以他水變趣愈奇盡春暄乃止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蒂芙蓉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為是以戲之乎

女媧陵墓

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月閩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

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

趙城縣亦有女媧墓

水則

蜀灌縣離堆山閩雞臺之下壑鑿石崖尺為之畫凡十有一謂之水則水及其九則民喜盡沒其畫則民困傍有石刻八分書深淘灘低則堰六字皆秦蜀字李冰所為也見李公胤益州記今志改則堰為作堰便失其意亦且不文書以存古

黃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巡江中見黃龍負舟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

萬民生寄也死歸也尸子亦載此事其末句生性也死命也二書不同蓋傳聞之異然各有理致宜并觀之

視肉

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故陶弘景力劍錄漢章帝鑄一金劍投於伊水中以厭人膝之怪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頭有公人浴輒沒不得出宋江隣幾襍志云徐稹廷評監稅廬州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者也視肉蓋此類今絕不聞

吹蛤

東坡嶺南詩有云稻涼初吹蛤柳老半書蟲注不知蛤為何物

近覽嶺表錄異云唐林藹為高州太守有牧童牧牛聞田中有

蛤鳴原註嶺南呼蝦蟇為蛤遂捕之蛤跳入深穴掘之乃蠻首冢蛤乃無

蹤而穴中得銅鼓其旁多鑄蛙龜之狀疑鳴蛤即鼓精也東坡

嶺南詩即用嶺南事豈淺學者可注耶

身體類

養以之福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注謂威儀以致福也福本自有故曰之禍自外來故曰取舊本作養以之福為是養訓作往也致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誤矣

檀暈

東坡梅詩鮫綃剪碎玉簪輕檀暈粧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
醉懸知欲落更多情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檀暈之義今爲
著之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
髻之句元微之與白樂天書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縮約頭髮畫
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廣記許老翁傳有銀泥裙五暈
羅畫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暈
酷似可以互證也坡詩又云剩看新翻眉倒暈又云倒暈連眉
秀嶺浮

檀色

畫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淺赭所合古詩所謂檀畫荔枝紅也而
婦女暈眉色似之唐人詩詞多用之試舉其略徐凝宮中曲云
檀粧惟約數條霞花間詞云背人勻檀注又鈿昏檀粉淡縱橫
又臂留檀印齒痕香又斜分八字淺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燒春
釀美小檀霞則言酒色似檀色伊孟昌黃蜀葵詩檀點佳人噴
異香杜衍雨中荷花詩檀粉不勻香汗濕則又指花色似檀色
也

素足女

太白浣沙女詩一雙金履齒兩足白如霜又越女詞云屐上足
如霜不着鴉頭襪又云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予嘗戲謂太
白何致情廻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戲答云太白可謂能書
不擇筆矣聊記以餉一笑予嘗題浣女圖詩純用太白語意紅

丹鉛總錄 卷十七
頭素足女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山花屐齒香天然去雕飾
梅岑水月粧肯學邯鄲步匍匐壽陵傍蓋竊病近日學詩者拘
束蹈襲取妍反拙不若質任自然耳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
等身書張子野詞等身金誰能音實此好光景

舌柔齒剛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
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蔽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
不可事君

學林云論語托六尺之孤據周禮卿大夫之職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至六十有五皆征之韓詩外傳國中二十
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
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
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今江
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

